

Bylund, P. L., Lingle, C., & Packard, M. (2022). Politicised revisionism: comment on Lopes (2021).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6(3), 609-612.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政治化的修正主义：评论 Lopes (2021)

裴德荣 (Per L. Bylund)

克里斯托弗·林格尔 (Christopher Lingle)

马克·帕卡德 (Mark Packard)

我们评论 Lopes (2021)最近的一篇文章，不幸的是，他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辩论史的撰写的论点，受累于对引发辩论的论点的实质和性质的误解。我们将这一时期的其他来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力，表明奥地利学派的解释比对辩论的标准解释所承认的要多得多。事实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兰格对米塞斯挑战的著名回应构成了对稻草人的反驳。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经济思想史，奥斯卡·兰格，路德维希·冯·米塞斯，F. A. 哈耶克

JEL 分类： B13, B51, B53

1. 引言

在他的文章《技术还是政治？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辩论》中，蒂亚戈·卡马里尼亚·洛佩斯 (Tiago Camarinha Lopes, 2021) 提供了一种对声名狼藉的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新历史分析。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因为本领域对这场重要辩论的熟悉程度很低，且辩论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胜利者。通过主要讨论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历史编撰学，这篇文章与最近继续辩论的学术研究（例如，Denis, 2015, 2017; Bylund and Manish, 2017; Bylund, 2018）有很大不同。洛佩斯的学术意图值得称赞，因为澄清辩论（包括论证和结论）方面的困惑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都大有裨益。

然而，不幸的是，这篇文章对真正的澄清贡献出乎意料的少，反而通过提出一些有问题的主张增加了混乱。它也是用一种充满政治意味的语言写成的，主要是为了代替具体的论证和例子。其语气带有偏见而不是在做澄清，且可能导致读者误解所争论的内容。诚然，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阅读问题，因此我们不会在这里具体评论许多对我们来说似乎不清不楚、毫无根据或全然错误的陈述。相反，我们对文章论点的主要评论涉及其两个核心主张。第一个问题涉及对米塞斯最初论点的正确解释，洛佩斯同时既在他的论证中依赖于这个问题，又将其斥为“修正主义”。另一个是关键的主张，即“奥地利学派”历史叙述压制了米塞斯的“技术”论点——在兰格据称击败它们之后——如何被哈耶克的“政治”论点所取代，使米塞斯的论点看起来仍然没有被否认。我们将在此依次简要介绍这两个问题。

2. 米塞斯的经济学

在洛佩斯对历史辩论的叙述中，Mises ([1920] 1935) 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能的论点，这一论点被 Lange (1936, 1937) “摧毁了”，¹其回应迫使奥地利学派，尤其是 Hayek (1937, 1940, 1945)， “努力将米塞斯的批评修改为修正后的论点，即由于集中计划经济的实际不可行性，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仍然有效” (Lopes, 2021, p. 797)。洛佩斯坚持认为，这一新论点也被整个 20 世纪 “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p. 800) 所反驳。

洛佩斯说，“非常重要”，米塞斯为了让他的论点得到认真对待，“根据【当时】被普遍接受为健全经济学 (sound economics) 的东西，煞费苦心地推动他的事业” (p. 791)。这对洛佩斯的论证也很重要，因为“兰格只是指出了标准经济理论与米塞斯的主张相矛盾的地方” (p. 792)。在兰格的解决方案中，“国家将通过一个试错过程【……】，一个总的来说反复试验 (*tâtonnement*) 的过程来模仿市场收集信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计划者不断根据需求调整供应” (p. 795)。换句话说，按照洛佩斯的说法，兰格“使用与米塞斯相同的语言和框架来回答挑战” (p. 794)。米塞斯的论点被推翻了。

但这是真的吗？洛佩斯在这里的断言几乎没有历史证据支持，而是受一个关键主张的启发，即尽管米塞斯根据门格尔主义传统工作，而兰格依赖瓦尔拉斯主义观点，但边际主义者们的经济学方法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直到后来，奥地利学派才采用了一种过程的经济观。因此，洛佩斯认为，像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那样，声称米塞斯的“挑战是建立在动态情景” (p. 802) 而非静态均衡分析之上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洛佩斯的分析基于米塞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 ([1920] 1935)，正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辩论。虽然这是一个合适的起点，但在 2 年后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学分析》 ([1922] 1951) 中，米塞斯在一篇文章中显著扩展和详述了他的论点，其中包含了奥地利学派眼里米塞斯的决定性论证，而洛佩斯令人遗憾地忽略了这本书。在这次详尽的论证中，米塞斯非常清楚他将自由市场经济视为一个动态过程的概念，我们可以在一小部分段落中展示这一点。例如，他断言“经济计算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它出现在一个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经济体，一个每天都面临着必须解决的新问题的经济体之中” (Mises [1922] 1951, p. 139)。后来，他详细阐述了“在任何处于变化过程中的经济体系里，所有经济活动都基于不确定的未来。因此，它与风险密切相关。它本质上是投机……投机是将孤立的经济行动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的纽带” (p. 205)。那么，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正是它基于对经济的静态观点——“在静止条件下，经济计算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出现” (p. 139)——而真实的经济实际上是动态的。

就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不仅因为他们严格遵守了劳动价值论，还因为他们对经济活动的整体概念。他们没有意识到工业必须不断变化：他们对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概念总是静态的。(p. 212)

¹ 兰格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重申了 Taylor (1929) 所提供的解决方案。

米塞斯认为，经济计算价格形成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提高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整个过程的动力是资本家和企业家通过服务于消费者的愿望来最大化其利润的不懈追求”（同上，p. 138）。最后：“很明显，对资本主义秩序的任何分析都必须将企业家而不是资本或资本家作为其中心点”（p. 212）。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至少在 1922 年，米塞斯所想的是一个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动态的和企业家精神驱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每次反复试验的静态均衡。因此，通过更全面地了解米塞斯的整个工作，可以证明洛佩斯的主张是错误的。到 1936 年，当兰格开始回应米塞斯时，洛佩斯赋予米塞斯的静态假设早已得到澄清。公平地说，洛佩斯可能被兰格误导了，兰格指出市场上的企业家是基于竞争而不是追求利润而采取行动的。他们“完全按照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担任生产经理时必须采取的行动”（Lange, 1937, p. 123）。但这与米塞斯相矛盾，并将他的实际框架换成了兰格的框架。换句话说，兰格的反应本质上是一个瘦弱的稻草人，不幸的是，Lopes 重建了这一点。

3. 米塞斯与哈耶克

洛佩斯论点的第二个方面是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声称试图重新解释哈耶克的“从米塞斯的立场撤退”（p. 802）。洛佩斯解释说，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反对米塞斯最初的“技术”论证与哈耶克的“政治”论证之间广为人知的差异。因此，他们使用晚得多的奥地利学派理论——与米塞斯在其论证中“煞费苦心地提倡”（p. 791）的当时的标准经济学不符——重新解释米塞斯的原始论点。洛佩斯（p. 801）指出：“【奥地利学派的】反击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他们】需要掩盖从米塞斯立场到哈耶克立场的最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展了修正主义的辩论历史”。

在这里，洛佩斯又弄错了历史。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对兰格的直接回应，其将兰格的静态均衡分析置于其自身的条件下，因此与兰格从未提及的米塞斯的动态市场批判背道而驰。米塞斯在 193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一点：

Hayek (1935, p. 211) 还指出，出于经济计算的目的而使用描述均衡状态的方程式的可能性要以了解消费者未来的偏好尺度为前提。但在这里，他所想的只是应用方程的实际任务的复杂性，而不是将方程用于任何此类计算过程的根本和不可逾越的障碍。（Mises, [1938] 2000, p. 30）

米塞斯的评论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兰格没有回答他最初的挑战，而哈耶克的论点既不是对它的撤退也不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不同的（尽管相关）指控。哈耶克的观点是，由于所谓的知识问题，经济中央计划在兰格自己人为静态均衡条件下仍然失败。米塞斯的论点更为深刻，即社会主义分析的静态均衡基础本身是错误的，与动态经济现实没有有意义的相似之处。因此，兰格的回应并不是对米塞斯挑战的解决方案，因为“在静止条件下，不再存在经济计算要解决的问题”（Mises [1922] 1951, p. 139）。

简而言之，虽然我们赞赏洛佩斯重启这一重要且仍然相关的辩论的尝试，但我们建议他在如此粗鲁和不公平地驳回主角的作品之前更充分地熟悉它。

参考文献

- Bylund, P. L. 2018. Management is what's wrong with socialism: cost at the expense of value, pp. 225–241 in M. McCaffrey (e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Costs: Founda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Abingdon, Routledge
- Bylund, P. L. and Manish, G. P. 2017. Private property and economic calculation: a reply to Andy Deni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9, no. 3, 414–31
- Denis, A. 2015. Economic calc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or several control?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4, 606–23
- Denis, A. 2017. Private property or several control: a rejoinder,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9, no. 3, 432–9
- Hayek, F. A. 1937.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Economica*, vol. 4, no. 13, 33–54
- Hayek, F. A. 1940. Socialist calculation: the competitive solution, *Economica*, vol. 7, no. 26, 125–49
- Hayek, F. 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5, no. 4, 519–30
- Lange, O. 1936.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on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 no. 1, 53–71
- Lange, O. 19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two.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 no. 2, 123–42
- Lopes, T. C. 2021. Technical or political? The socialist economic calculation debat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5, no. 4, 787–810
- Mises, L. v. [1920] 1935.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pp. 87–130 in F. A.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 Mises, L. v. [1922] 1951.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J. Kahane, tra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ises, L. v. [1938] 2000. The equation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and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 3, no. 1, 27–32

Taylor, F. M. 1929.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9, no. 1, 1–8